H. H. MU CHINESE LIBRARY

書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

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
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
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
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
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
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子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
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
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
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
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

而仁及於　如此亦足矣今也處
於至足也　有所羨慕於天下之
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
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
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
賢人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
學小數芸菽儻悅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
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敎之
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懼於天下之
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

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
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
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
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
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
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以衛
武公惟屈於至足而自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謚之
曰睿聖武公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聞於拒
天下之士[illegible]之進[illegible]既老亦何必[illegible]實之[illegible]不
[illegible]

所爲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備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

而至於鬬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强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

世狡悍之才非眞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

匹夫求斗升之禄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輙進說於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摇撼當世理一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衒售其身古之君子有以是取之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

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爲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

慈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强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illegible]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illegible]退[illegible]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

在太學之中衣縫掖冠章甫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
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
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
尤不可以奪諱而急抑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
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
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
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
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
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
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

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輒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眞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

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自
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
所犯為已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
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
莫能決輒復强顔忍耻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
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
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
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
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
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

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輙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

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

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
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
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
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
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
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
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
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倣儒術六經之言

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

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勠力於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

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公可悲也已軾自㓜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甞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韓樞密書

軾頓首上樞密侍郎閤下軾受知門下似稍異於

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
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
七年於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作賀
啓數百言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
於左右者昔侯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
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
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爲狂以軾觀之非狂
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
臣之心竊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爲司徒
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

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過於偃劉輒雖不用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豈不為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為臣子之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視之曰使吾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

宗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畧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内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相繼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己

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旣足以爲後嗣之累則凡忍恥含垢以全人命其爲子孫之福審矣軾旣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軾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爲謗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

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

才盛名作牧如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輊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絶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蹠捷乎若深山之虎矚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其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一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illegible]

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有以存
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之者
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荊之過客也其足跡
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
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
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
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
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
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
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焉發

乎一月之聘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拜

上王刑部書

軾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地實楚之故國巴蜀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爲一都會其山川之勝益歷代所嘗用武爲其間吳蜀魏氏尤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於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

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伍彌之賦詠存焉建節麾
而使者專有是土其見倚之重爲吏之樂豈細也
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
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
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
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
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
爲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肆吾力克吾職而
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
也不宜軾再拜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

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其貧賤者皆天下之賢
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
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
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
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
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
求斗升之樂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
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
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
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

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賛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

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無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皆一命以上至

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
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
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
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
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
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
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率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
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
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
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蹙身殘毀

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致
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
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
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
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
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
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
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
間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上知府王龍圖書

執事自軒帝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
然相慶以爲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
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歡欣踴躍轉相告語讙
譁紛紜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帛而人
賜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
致此哉軾也安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
公之於蜀人所以深結其心而納之安居無事以
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濱之
人輕游於江河何則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宰
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

爲賢人而況於公乎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
庭之小且公爲定州内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
以待不臣之胡爲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實非
有難辦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
所以爲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不知有勤恤
之加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
不敢望以爲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爲富惴惴焉恐
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爲當然不知天下復
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
穽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

不歡欣鼓舞之至此此其所以爲易者二也雖然亦有所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國有本末也而爲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爲難者一也蜀人之爲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

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令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目以爲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爲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之自項數公其來也莫不有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責之備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饑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聳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爲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

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爲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軾負罪居喪不當輙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爲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

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

愈顯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閒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

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哉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

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

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為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歡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

嘗何則其自信明[illegible]之間[illegible]數[illegible]

以賄成德宗[illegible]一切用法四方[illegible]

請莫有獲者然[illegible]德不分君子不以爲

能也崔祐甫[illegible]而除吏八百多其親

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

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

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

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效

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

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

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
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
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
載者自為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辨一職故其藝未
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
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
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
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
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
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

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任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

函葬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畧之宏偉度量之寛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慇將變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遽數也其[illegible]參而雜亂然而[illegible]其宏闊浩汗非可以[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穀之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

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illegible][illegible]其次[illegible]下至於家貲及二

手續不免焉民之窮困者可知矣然而縣[illegible]
歲以二千四百分之若干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
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强惡者願入焉擒發賊者
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
百分者未能絕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
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
此軾之所爲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

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輒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漕司而償之於稅綱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也就使爲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卻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爲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爲千載可久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學於俗人之論乃著爲易[illegible]之法至今以爲不便者寧人[illegible]

光輔公論才顧藉[illegible]事至於一言可爲
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
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
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
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
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
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猷乃於此時議以
官權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
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
開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

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真爲窮僻所宜久處然災傷之餘民既病

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疎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

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强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嘗有善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

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誘而責之
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爲此者欲以均出
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朝
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
以爲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
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
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
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
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甚已畧得其實軾以
爲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

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illegible]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不上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illegible]

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
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與賣則著所割役錢於
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
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舊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
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
而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
矣小人何畏而不為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
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
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為
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

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為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煮煮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復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illegible]

王何異其守文奏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
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
鄆民之剝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
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爲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
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顧無聞於
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
勝戰慄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
強劫加以比歲荐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

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為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為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損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為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

亡之憂若有蹤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肯於
能任也欲具以聞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官見
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京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
以天下為度必不間也故敢以告比來士大夫好
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
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勑並行近者令諸郡守
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棄官文書者皆科違制
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按律文
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

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罪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則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況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上朝廷清

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奏

言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

區區軾愚惷無狀孤危之跡自以[illegible][illegible]蒙

數與過公竊懷憂國之心聊復言之[illegible]
明公察之無重其罪戾也

上文侍中論権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主上所倚信華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瑣者三司使論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

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隱忍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

鹽事居榷劑之旋常甲於他路一旦榷[illegible]
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
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舊
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又
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
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
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
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
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
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

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十倍於此矣

從必不如往日之暢銷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
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
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厫庾之
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
哉失民而得財明者猶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
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
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
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
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
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

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illegible]猶有所爭則其[illegible]

雖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伏覩公之言幸而聽屈己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

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二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舂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救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

區區戰國公子尚能焚債券以市義今以二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譌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攜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葢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官吏

皆來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奈何軾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卹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軾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慍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慄以軾之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

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右
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
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
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
乞以六月爲限去歲恩旨竟減上供額米三分之
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
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
行即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
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
用即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

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慄
戰不宣

楊州上呂相公論稅務書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爲義不當在外獎飾
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
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且靜至於事吏養民亦
粗似所便又不自量輒有所建請冒瀆相公主張施
行使軾常在外爲朝廷採撫四方利病而相公擇
其可行者行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
者所論積欠蒙示諭已有定議覽者、一洗天下瘡

痛懲近復建言綱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敕嚴切
約束行下而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倉法必已
關覽此事若行不過數歲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
之後所得必卻過之但綱梢飽暖饋運辦集必無
三十萬石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背頰使臣
人員千百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綱運弊
害小小枝葉亦不住講求續上其事又軾自入淮
南界聞一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
商賈幾於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稅物及
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旅不肯

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費用坐竭則歷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於不可救矣祗如楊州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爲虐不已原其情蓋爲有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剩賞錢此元豐中一小人建議羞汚士風莫此爲甚如酒務行此法雖士大夫所耻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增之外刻剝不已行路被其虐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望相公留念軾已與運副陽羨錢計已成紛

言深可憫笑但會賓及指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茲
時効區區庶小有益於世耳不宣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迹絕疏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
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
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疏不當干
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疏密之分者竊以
為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
掌理欠負自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
笞鏁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實侵

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為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為贓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人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適今鞫獄[illegible]則有事同而先釋

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出而莫敢違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當以奏奏凡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

人亦無子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為放數
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
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
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
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
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
不為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因修廨宇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旱
發洪太湖水溢春又大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食

留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
五而又繼之以旱以致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
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
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
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
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言爲過耳不然
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
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
錢故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
錢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牓千餘道止絕此兩事

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惜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一日糶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饑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兌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致三萬石尚少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軾近以本州廨宇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

減價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廨宇雖不及元計錢數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宇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饑設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饑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爲過而況救饑修屋兩用而並濟乎軾愚憃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卹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揮輒已一面告諭商旅令儲峙米斛

具水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慚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於事兼軾近者奏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於歲前散絶今尚闕太半剗刷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極害必

及民近蒙朝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望再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秖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饑民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良策也此外秖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䌓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饑貧不堪工役烏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爲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

戶又須貼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皆虛名無
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糴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
旣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
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
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扣頭默禱庶幾區區丹
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